

拉祜语的分析性特点及其系统性*

李春风

[提要] 本文从形态、结构、功能等角度,指出拉祜语的分析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形态变化少;单音节性强;虚词系统功能发达;基本语序固定、语序变动多借助虚词实现,类化与泛化是扩大表义功能的重要手段。这几个特点构成一个拓扑状的空间结构系统,各节点受该结构系统制约,所对应的语法形式或功能,沿着各自轨迹发展演变。单音节性是分析性的主要属性,对其他特点起着制约作用;虚词多功能性是构成分析性属性的一个重要要素。

[关键词] 拉祜语 分析性 单音节 虚词 系统性

研究语言,必须研究它的类型学特点,弄清具体语言的类型学特征。分析性语言的特点,要在分析一个个具体特点的基础上,归纳其系统性特征及相互关系,了解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并进一步厘清二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分析性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

拉祜语的语言类型具有复杂性、系统性、交叉性的特点。本文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先分析拉祜语的分析性特点,进而分析它们的关系。

一 形态变化少

语言的形态分类涉及“综合度指标”和“熔合度指标”两个指标。“综合度指标”指一种语言里加缀法的数量和应用程度,处于综合度低端的是孤立语,处于高端的是综合语。“熔合度指标”指切分词内语素的难易度,典型的孤立语与融合无关,因为词内没有形素,屈折语和黏着语分别是高度熔合和完全不融合的典型。按照这两个指标能够得到程度差异的连续统(Whaley 2009:24)。从“综合度指标”(Whaley 2009:128)看,拉祜语形态变化数量少,应用程度受限,靠近孤立语一端。具体表现如下。

(一) 形态变化数量少

拉祜语形态手段能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但数量有限,且多数是不典型的。如形态构词法的附加式构词,前缀只有 i^{35} -、 a^{31} - (有的变读为 a^{33} 或 a^{35})、 σ^{31} -、等少数几类,分布于各词类前,只有语法意义,无词汇意义,属于构形词缀。如 $i^{35}ka^{53}$ “水”等。 σ^{31} 加在形容词、

* 本文研究对象是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邦朵拉祜语(简称“邦朵拉祜语”),文中语料是作者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本文曾提交“《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2019.10.11-13)。感谢导师戴庆厦先生悉心指导,感谢审稿专家、编辑部老师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本文文责自负。

动词等前起名词化的作用。如：ɔ³¹lɔ³³“事情”、ɔ³¹xɔ⁵³“盖子”、ɔ³¹sɿ³⁵“新的”等；a-有的是形态变化，有的不是；有的是配音音节，起韵律作用。如：a³¹pu¹¹“公公、岳父”、a³¹mi³¹“火”、a³⁵ni³³“昨天”等等。

有的词缀“半实半虚”，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词意义，属于构词词缀。前缀如ja³¹pu³⁵“今晚”中的ja³¹-，含有“现今、当下”义，但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词根pu³⁵“晚”结合后，表达“今晚”义。还有sɔ³⁵-、sɿ⁵³-（或sɿ³¹-）等，只能用于部分时间名词之前，构词能力弱，一般不能单独使用；后缀如-xa³⁵、-qo¹¹、-ci¹¹、-qa¹¹、-tu³¹、-pa¹¹等，多从实词虚化而来，并不是典型后缀。

音变构词有变调、声母变异和韵母变异等几种变音形式来区别词义，这是形态变化，但出现频率很少。如变调的khu³¹“啃”与khu³⁵“使啃”，声母变异的tca³¹“推”与ya³¹“赶”，元音松紧变化的la³¹“来”与la³¹“使来”等。还有的表现为几种要素的综合变化，声母交替或对立的同时伴随元音松紧变化的，如va³¹“躲藏”与fa³¹“收藏”。

（二）形态变化趋于衰退甚至脱落

拉祜语的形态变化主要用于使动范畴。藏缅语研究已经取得这样一个共识，使动范畴是古代藏缅语的一种比较发达的形态，手段有加前缀、后缀、语音变化等。但到了现代拉祜语，使动范畴有屈折式、屈折式加分析式、分析式等三种语法形式。形态上只剩下少量音变手段，处于衰退、脱落的阶段。这类形态变化的例词很少，有的规则只有一两个例词。如vy³³“穿”与fy³⁵“使穿”，浊音表自动，清音表使动；pa⁵³“垮”与pha⁵³“拆”，不送气表自动，送气表使动；la³¹“来”与la³¹“使来”，松元音表自动，紧元音表使动等。有的交替特征还伴随别的特征，这些都是历史音变的结果。

形态变化的衰退，导致出现大量的分析手段。相比之下，分析式使用较广泛，在语用中出现频率最高。即在自动词前或后加助动词或使动词，构成动词的使动态。有两种语法形式：在自动词后加使动词tsɿ³³“使”或动词pi⁵³、la⁵³“给”，表示致使义；在自动词前加助动词，如ɔ³⁵、te³³、tu³⁵等，表示动词的使动态。少量通过语音变化表示使动动词，后面还可以加表达“致使”意义的助动词pi⁵³或la⁵³，构成屈折形式和分析形式的双重使动范畴。这是屈折型向分析型过渡发展的表现。

上述使动范畴几种语法形式的演变说明，拉祜语的使动范畴已进入分析性范畴，分析式发达，屈折式正处于衰退阶段，而屈折式加分析式中的屈折式有进一步脱落的可能。

（三）少数残存形态有被分析式取代的趋势

如拉祜语的人称-数与动词的一致性只残存在使动态的句法中：附加成分la⁵³加在使动对象为第一、二人称的动词后；pi⁵³加在使动对象为第三人称的动词后，且常伴随动词词根变调，是残存的形态伴随分析式而出现。这种表示人称与动词一致的形态变化有被使动词tsɿ³³泛化的趋势。

二 单音节性突出

拉祜语是单音节词根性语言。表现在基本词汇多为单音节，双音节化、四音节词是在单音节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对单音节性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素音节结构以单音节为基础且呈双音节化趋势

依据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士 (Morris Swadesh) 200 词, 我们考察了拉祜语基本词汇音节结构情况, 有两个特点: 单音节词处于优势地位, 有 128 个, 占 64%; 双音节词次之, 有 62 个, 占 31%。这说明 200 个拉祜语基本词大多是单音节词, 其次是双音节的复合词, 多音节单纯词极少, 只有 10 个, 占 5%, 这类词多为连词。

从《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黄布凡 1992) 收录的 697 个拉祜语动词统计情况看, 其音节结构特点也是如此: 单音节动词最多, 有 476 个, 占 68.3%; 双音节动词次之, 有 170 个, 占 24.4%; 多音节动词 51 个, 占 7.3%。其他数词、量词、性质形容词等实词也多为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次之。可见拉祜语的表义基础主要靠单音节词素, 双音节是在单音节基础上扩大语义表达需要的进一步发展。

(二) 发达的四音格词是双音节词表义功能的补充

为扩展词语表义功能, 拉祜语发展了丰富的四音格词。孙艳 (2005:304) 认为“分析特征越典型的语言, 四音格词越发达”, 拉祜语即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拉祜语四音格词也是单音节性的扩大, 是对双音节词表义功能的补充。

拉祜语四音格词极其丰富, 具有相对固定的特殊语音形式, 是一种能产的构词格式。这种形式多出现在文学语言或拉祜语水平较高的人群中。《拉祜语四音格词》(刘劲荣 2010) 收录了 5200 个四音格词, 数量庞大, 广泛应用于文学作品、日常生活用语中。主要特征是音节韵律和谐: 存在音节和谐关系的有 5156 个, 占 99%; 无音节和谐关系的仅有 44 个, 少于 1%。

拉祜语单音节词的语义扩展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双音节化是第一阶段, 四音节词发展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的扩展, 重视重叠、双声、叠韵等构词手段。以“高高兴兴”为例: 有两种组合形式, ABAC 式 $xa^{33}le^{31}xa^{33}qa^{33}$ 、AABB 式 $xa^{33}xa^{33}le^{31}le^{31}$ 。其中, $xa^{33}le^{31}$ 、 $xa^{33}qa^{33}$ 都是“高兴”的意思, 但 $xa^{33}le^{31}$ 可以单独使用, 是形容词“高兴”; $xa^{33}qa^{33}$ 在四音格词中有“高兴”义, 但不能单独使用, 形式不自由。Matisoff (1982:197-198) 认为 $xa^{33}qa^{33}$ 是粘附形位。可见能重叠构成 AABB 式的以双音节词为主。

三 虚词及其语法功能丰富

虚词的应用能明确句子语法成分、弥补形态不足, 是分析性语言顺畅、准确传递句子信息所需要的重要语法手段。拉祜语的虚词丰富, 已构成一个比较发达的系统。其中主要有表示结构关系的关系助词, 表示句式语气的语气词, 表示谓语状态的体助词。这些虚词虽然数量有限, 但在句法中作用很大。为了扩大表达功能, 拉祜语的虚词向多功能性方向发展。如关系助词充当语法标记时, 一个词能表示多种语法意义, 兼用功能较强。有的关系助词兼表同一层次的不同成分属性, 有的兼表不同层次的结构关系, 有的则既表不同成分属性又表不同层次结构关系。以第三类居多,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虚词兼类较多并承担多种语法功能

拉祜语通过添加不同虚词, 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一些虚词尤其是结构助词有多功能性特点, 多重功能中都有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之分。以虚词 tha^{31} 、 ve^{33} 为例说明。

1. tha^{31} tha^{31} 来源于表示上、下义的方位词。主要功能有宾语标记、差比标记、受事标记、随同格标记、小句宾语标记, 受事标记在被动式中强调受事、兼表“被动”义, 具有被动标记的某些特征。从使用频率看, tha^{31} 的主要功能是作宾语标记, 其次是受事标记。其他

表关联的功能多由此功能衍生，如随同格功能和表被动的功能分别依附于宾语标记和受事标记。 tha^{31} 的语义特征中有“不平等”之义，成为差比标记来源的语义基础。受事标记有消极、被动或不平等语义特征。分别举例如下。

- (1) $\text{ɔ}^{31} \text{ɔ}^{31} \text{pa}^{33} \text{ɔ}^{31} \text{e}^{33} \text{tha}^{31} \text{xa}^{31} \text{me}^{31}$. 你要对父母亲好。(宾格助词)
你 父亲 母亲 (宾) 爱护 啊
- (2) $\text{jo}^{53} \text{ɔ}^{31} \text{ni}^{33} \text{pa}^{11} \text{tha}^{31} \text{ke}^{35} \text{la}^{31} \text{le}^{35} \text{a}^{31}$. 他比弟弟聪明。(差比标记)
他 弟弟 (宾) 更 聪明(助)
- (3) $\text{jo}^{53} \text{tha}^{31} \text{i}^{35} \text{mu}^{53} \text{the}^{53} \text{pi}^{53} \text{ve}^{33}$. 他被马踢了。(受事标记兼“被动”义)
他(受) 马 踢 给(助)
- (4) $\eta a^{31} \text{ka}^{31} \text{qho}^{33} \text{no}^{35} \text{ve}^{33} \text{ɔ}^{31} \text{xa}^{35} \text{ɔ}^{31} \text{ni}^{33} \text{ya}^{31} \text{te}^{33} \text{ya}^{31} \text{da}^{31} \text{la}^{33} \text{tha}^{31} \text{a}^{33} \text{ke}^{35} \text{jo}^{31} \text{ve}^{33} \text{jo}^{31}$.
我也 以后的 日子 越来越 好 来 (宾) 更加 相信 (语)
我更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小句宾语)

tha^{31} 还大量出现在古体诗歌的对偶句中。不但是有生性宾语、无生性宾语标记，还能增强诗歌的韵律感，表现出诗歌的韵律特征。例如：

- (5) $\text{va}^{31} \text{tshu}^{33} \text{ve}^{33} \text{tha}^{31} \text{kɔ}^{53}, \text{tsho}^{33} \text{ɔ}^{31} \text{mi}^{31} \text{lu}^{31} \text{ve}^{33} \text{tha}^{31} \text{kɔ}^{53}$. 猪怕肥，人怕毁名。
猪 肥 的(宾) 怕 人 名声 坏 的 (宾) 怕

Matisoff (1982:155) 还把 $tha^?$ 作为动词及物性的标记，认为出现在带 $tha^?$ 或可加 $tha^?$ 而意义无明显改变的名词之后的动词是“及物动词”，其他行为动词是“不及物动词”。

2. $ve^{33} ve^{33}$ 是表示句子成分关系的助词。在句中作定语标记、补语标记、关系化从句标记、名物化标记等； ve^{33} 作句尾语气词时，表示句子终结或陈述语气、判断语气，能与其他虚词连用，表示句子的“体”范畴； ve^{33} 还能作定指标记、直接引语标记等。例如：

- (6) $\eta a^{31} \text{xur}^{33} \text{ve}^{33} \text{li}^{31} \text{xe}^{53} \text{kur}^{31}$ 我们的学校(定语标记)
我们 的 学校
- (7) $\text{khu}^{53} \text{kur}^{31} \text{ve}^{33} \text{qha}^{33} \text{su}^{11} \text{ma}^{53} \text{xe}^{53}$. 肥料施得不均匀。(补语标记)
肥料 撒 的 一 样 不 是
- (8) $\text{u}^{35} \text{te}^{53} \text{xur}^{31} \text{li}^{31} \text{do}^{33} \text{le}^{33} \text{na}^{33} \text{tsu}^{53} \text{ve}^{33}$. 那些书是娜住的。(陈述语气词)
那 一 些 书 (话) 娜 住 (语)
- (9) $\eta a^{31} \text{tchi}^{33} \text{ve}^{33} \text{i}^{33} \text{ve}^{33} \text{tca}^{53}, \text{no}^{31} \text{u}^{35} \text{ve}^{33} \text{v}^{11} \text{le}^{31} \text{ve}^{33} \text{tca}^{53}$.
我 这 个 小 的 吃 你 那 个 大 的 吃
我吃这个小的，你吃那个大的。(tchi³³ve³³是定指标记、i³³ve³³中是名物化标记)
- (10) $\text{pa}^{11} \text{tshu}^{53} \text{py}^{53} \text{qo}^{53} \text{ve}^{33} \eta a^{31} \text{ca}^{11} \text{na}^{53} \text{mu}^{33} \text{ta}^{31} \text{ve}^{33} \text{jo}^{31}$.
癞蛤蟆 说(助) 我 猎物 等 坐着(助)
癞蛤蟆说：“我坐着等猎物来呀!”(直接引语标记)

(二) 有的语法功能存在多个显性语法标记

拉祜语一些语法标记往往功能互补，有的有脱落趋势。以宾格标记为例，拉祜语有三个宾格标记： tha^{31} 、 a^{31} 、 ɔ^{31} 。三者的用法和功能有同有异，在使用中存在竞争互补的关系。 a^{31} 、 ɔ^{31} 在口语中出现频率高， tha^{31} 在书面语中使用频率高。从语气上看， tha^{31} 表示的语气较重， a^{31} 、 ɔ^{31} 表示的语气较弱。从来源看， tha^{31} 和 a^{31} 原先是一个，后因与宾语结合较紧，在口语流中脱落了辅音，由 tha^{31} 变为 a^{31} 。但由于二者共存共用，成为两个词，在使用时可以互换。

随着拉祜语分析性增强, tha^{31} 的句法功能逐渐集中于标记高生命度体词性成分和少部分无生性宾语。标记处所宾语时, 已趋向使用专门的处所宾格标记 σ^{31} 。在句中同现时, σ^{31} 标记地点宾语, tha^{31} 标记受事宾语。例如:

- (11) $\eta a^{31} a^{31} \eta i^{33} gu^{33} ku^{31} \sigma^{31} na^{31} pa^{11} tha^{31} t\check{a}^{33} \eta i^{33} e^{33} ve^{33}$. 我去医院探望病人。
我 医 院 (宾) 病人 (宾) 找 看 去 的

向分析式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 语序将越来越成为拉祜语述宾结构的重要语法手段。如助词前有比较明确的方位词, 加不加格助词 σ^{31} , 其句义都相同。

(三) 虚词连用

拉祜语不同虚词能多个连用, 在句中表达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两个及以上连用的较为常见。例如:

- (12) $\sigma^{31} ve^{33} mi^{35} tsho^{33} qho^{33} ku^{33} ta^{11} ve^{33} jo^{31}$! 在你的挎包里嘛!
你 的 挎 包 里 装 (体) (语) (语)
- (13) $ja^{53} pa^{11} t\check{c}hi^{33} qhe^{33} na^{35} mu^{33} \check{c}e^{31} o^{31} lo^{33}$! 这孩子这么高了!
孩 子 这 么 高 (体) (语) (语)

例(12)的 ta^{11} 是持续体助词, ve^{33} 、 jo^{31} 都是句尾陈述语气词, ve^{33} 与 jo^{31} 连用, 表示显而易见、毋须置疑的语气。例(13)的体助词 $\check{c}e^{31}$ 与语气词 o^{31} 连用, 表示完成体, lo^{33} 是感叹语气词, 三者连用, 表示出乎意料、强调、惊叹的语气。

四 语序类型固定

拉祜语是SOV语序的分析性语言, 靠语序来明确语法成分的关系, 基本语序不能随意变动。如主谓结构是“主语+谓语”, 宾动结构是“宾语+动词”, 动补结构是“动词+补语”, 状中结构是“状语+中心语”, 名修名结构是“名词修饰语+名词中心语”, 话题结构是“话题+述题”等。

但有的句法成分结构除了常用的基本语序, 在特殊语用条件下语序出现变化, 这些多数借助某些虚词实现。如数量短语与名词结合的基本语序是“名词+数词+量词”, 还有“数词+量词+ ve^{33} +名词”“数词+量词+方位名词”“数词+反响型量词”三种语序。这三种语序各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出现。如果要强调数量, 可以把数量短语放在名词之前, 但二者之间要加关系助词 ve^{33} , 构成“数词+量词+ ve^{33} +名词”。数量短语与动词结合的基本语序“数词+量词+动词”, 可变为“动词+ ve^{33} +数词+量词”。数量短语与代词结合的基本语序是“指示代词/疑问代词+ ve^{33} +数词+量词”; 但与疑问代词共同修饰名词时, 基本语序是“名词+指示代词+(ve^{33})+数词+量词”, 还可为“指示代词+(ve^{33})+名词+数词+量词”或“指示代词+数词+量词+(ve^{33})+名词”。以上各种语序的变化, 都有关系助词 ve^{33} 参与, 有时还可以省略(ve^{33} 加括号都表示可用可不用), 加 ve^{33} 具有强调作用。

再如拉祜语连谓结构中, 并列关系的连用谓词顺序多为“主要谓词+次要谓词”。为了强调动作的先后顺序, 需要用非结束式谓语标记 le^{33} 或 qo^{33} 等标识非终极动作的完成, 凸显该谓词结构的有界性, 并将该动作表达的事件与下一动作表达的事件连接起来。这样的句子都遵循顺序原则, 先发生的动作行为在前, 后发生的动作在后。其结构形式为“ V_1 + (助) + V_2 +

(助) +……Vn”。发达的虚词系统是各种句法结构出现变化的主要条件之一，其多功能性、灵活性对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关系、语用信息等产生限制和影响。

五 语义扩展手段创新

分析性语言由于缺少形态，必然要寻找分析手段来增强表达能力，类化^①和泛化是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由不同功能集合为一类形式，具有相似的语义特征，是“类化”。一类形式用于多种语义、语法功能，具有相似的原型意义，是“泛化”。拉祜语中出现了数量颇多的类化和泛化现象，成为其分析性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 类化

类化是一种语言形式对另一种语言形式或者同一语言内部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渗透或改造，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中；类化作用是诸如词缀、类词缀和助字等有决定整个组合的语法功能的类范畴（王洪君、富丽 2005）。拉祜语在词类、构词和语法范畴中，存在“语义类别”的语法形式。这类语法形式多由单音节实词虚化而来，附着在实词后，保留一定程度的实词语义特征，是具有这一语义特征的一类词汇的集合。

这些语法形式，有的意义已抽象到相当泛化的程度，如前缀 ɔ^{31} 加在形容词、动词等前起名词化的作用。有的还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以合成词部分后缀、动词“貌”范畴为例。

合成词中，有的后缀既保留部分实词义，又具有后缀的功能，表示具有某一类别的意义。这是一种半实半虚的后缀，能产性比较强。其中，有的不能再单独使用，如 ku^{31} “处、地方”用于动词、形容词或谓词性短语之后，构成表示方所的名词。例如：

li^{31}	xe^{53}	ku^{31}	学校	zɿ^{31}	ku^{31}	宿舍
书	学	处		睡	处	

有的后缀形式上附着于实词语素后，但还可以单独使用，仍能看出其实词语义特征。 qo^{11} 实词义为“洞”，用在具有表达器皿、容器类语义特征的名词语素后，如 $\text{mi}^{31}\text{qo}^{11}$ “土洞”、 $\text{tɕhe}^{31}\text{qo}^{11}$ “鼓”。 ci^{11} 实词义为“果实”，用在名词性词根后，虚化为表示圆形、颗粒状的事物，还能做量词，如 $\text{xa}^{35}\text{pu}^{33}\text{ci}^{11}$ “石头”、 $\text{phu}^{53}\text{mu}^{35}\text{ci}^{11}$ “南瓜”等。

拉祜语有两个中缀 mu^{53} 和 qha^{53} ，用于重叠的名词中间，也具有“类化”意义，其中 mu^{53} 表示“类别”义， qha^{53} 表示“反身”义。这两个词缀用于两个重叠名词之间，形式上具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如 $\text{ŋa}^{53}\text{mu}^{53}\text{ŋa}^{53}$ “鱼之类”、 $\text{jo}^{53}\text{qha}^{53}\text{jo}^{53}$ “他自己”。

动词有貌范畴，语法标记多由实词虚化而来，语义多是半实半虚，表动词的这一类“貌”。如极限貌标记 sɿ^{33} 来源于动词“死、死亡”，用在主要动词后，补充说明动作行为达到“极限貌”，如“气死人”“快累死”等：

(14) $\text{ɔ}^{31}\text{te}^{31}\text{bu}^{31}\text{sɿ}^{33}$ la^{33} jo^{31} ! 真气死人!
真 气 死(极限貌) 来 (语)

(15) $\text{ŋa}^{31}\text{te}^{33}\text{ve}^{33}\text{xv}^{31}\text{sɿ}^{33}$ la^{33} jo^{31} . 我做得快累死了。
我 做 得 累 死(极限貌) 来 是

^① 王力(2015)把类化现象最早用于文字及读音的两种不同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后来学者鲍善淳(1990)、王洪君、富丽(2005)等也将之用于语义、语法研究中。

拉祜语动词的貌，从来源看，多由动词语法化而来，都能单独在句中充当谓语动词。还有来源于复合词的，如“su⁵³ε³¹”用在名词后，表示“流动貌”。“su⁵³”本义为“流动”，“ε³¹”是形容词词缀，二者结合后词汇化^①为表示动词的水流貌，表示液体流动状或水流较大、较急状，ε³¹表示动词的状貌。例如：

i ³⁵ ka ⁵³ su ⁵³ ε ³¹	急流	na ¹¹ qa ³¹ ku ³¹ ku ³¹ su ⁵³ ε ³¹ .	满头大汗
水 (流动貌)		额头 汗 流 (流动貌)	

(二) 泛化

泛化是通过隐喻、转喻等类比方式进行相似联想或替代，使初始义逐渐泛化，最终虚化或语法化。拉祜语有词汇的语义泛化，如词汇的多义现象实际就是语义“泛化”结果。有词汇的功能泛化，如通用量词ma³¹“个”的语义虚化程度高，能普遍用于各种称量对象，与名词组合比较自由，能适应广泛表量的需求。有虚词语法功能的泛化，如大量跨类的类词缀和功能跨界的虚词。有语法形式的泛化，如使动态语法形式中的附加成分la⁵³、pi⁵³，有被使动词tsɿ³³泛化的趋势。

性状量词和类别量词的出现是类化、泛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量词的发展，部分反响型量词开始向表示性状、类别等个体量词转化。这类量词增加了词汇意义，除了表示个体名词的量外，还兼表事物性状、类别等等特征，由小类表义向大类表义发展，所承载的语义含量大大超过反响型量词。如量词ci¹¹来源于名词i³⁵ci¹¹“水果”，由于“水果”有“圆形、颗粒状”之义，通过类推、转喻机制，ci¹¹扩大至用来称量有“圆形、颗粒状”性状特点的物体或果实类名词。性状量词用于计量具有某种性质或状态的事物名词。这类量词比较丰富，如tca⁵³“根、条”用于条形、可弯曲事物的称量，ta³¹“根、条”用于条状、不可弯曲事物的称量；the³¹多用于建筑物的层级称量，to⁵³多用于非建筑物的层级称量，qo³⁵“片、张”用于对薄片状或纸质物体的称量等。拉祜语的集合量词tce³³“双、对、副”、mo¹¹“群”、tcha⁵³“群”、go⁵³“行、排”等，也多是表示类别的，这些量词多来源于动词或名词。

六 拉祜语的分析性特点具有系统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拉祜语分析性提取了五个特点。这五个特点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制约。有的是主要的、根本性的特点，有的是次要的，但与主要特点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网状拓扑结构的语言系统。其系统性关系特点具体如下。

(一) 单音节词是分析性特征的核心属性

拉祜语实词缺少形态变化，为了扩大语义概念、表达功能，在单音节词根基础上，通过增加音节数、增强韵律特征、扩大虚词功能等途径进行表义扩展。单音节性是拉祜语分析性特征的核心属性，对其他特点，如构词、韵律特征、词类组合、句法结构、词类兼用等起制约作用，如一些词缀、语法范畴标记由单音节实词虚化而来，还能保留比较明显的实词义。具体表现有：

1. 双音节化是单音节词发展的重要方向，一些双音节词是在单音节词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① 拉祜语存在大量四音格词，是一个比较特殊独立的词类，四音节之间存在语义结构关系。此处的状貌即表示四个音节的语义关系，词汇化是指该状貌对词根的粘附状态。

拉祜语双音节单纯词较少，合成词较多，构词方法有形态构词、句法构词、重叠构词等。形态构词中，在一些单音节词前，能加上名词前缀构成双音节名词。如 $\text{ɔ}^{31}\text{sɿ}^{35}$ “新的”、 $\text{ɔ}^{31}\text{pi}^{31}$ “旧的”、 $\text{ɔ}^{31}\text{xo}^{53}$ “盖子”等。句法构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词语素构成，有并列、偏正、主谓、宾动、补充等结构方式，语义以词根语义为基础聚合而成。

单音节名词加量词构成双音节名词的。例如：

$\text{ma}^{31}\text{ta}^{31}$	竹子	$\text{sɿ}^{53}\text{tɕe}^{31}$	树
竹根		树棵	

名词加名词的。例如：

$\text{me}^{53}\text{mu}^{33}$	眉毛	$\text{no}^{53}\text{qhe}^{53}$	豆豉
眼睛毛		豆屎	

斯瓦迪士 200 词中，拉祜语有 3 个单音节词可以加前缀构成双音节词，且词性和词义都不变。如 qhɔ^{31} 、 $\text{ɔ}^{31}\text{qhɔ}^{31}$ “年”， ca^{31} 、 $\text{ɔ}^{31}\text{ca}^{11}$ “肉”， sɿ^{11} 、 $\text{ɔ}^{31}\text{sɿ}^{11}$ “血”。还有 2 个名词有单音节、双音节两种形式，如 la^{31} 、 $\text{la}^{31}\text{ɕe}^{33}$ “手”， mo^{31} 、 $\text{mo}^{31}\text{fi}^{53}$ “雾、起雾”。

2. 具有明显的韵律特征，如数量词强制结合，在句法中很少出现省略数词或量词的情况。单音节性是拉祜语量词的重要语音特点。这个特点对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单音节量词能大量存在，除了表义的需要外，还与拉祜语双音化韵律的要求有关。拉祜语基数词 1-9 都是单音节的，与单音节量词结合成双音节，才能构成双数节律，从而适应拉祜语双音节性的韵律特征。例如：

$\text{te}^{53}\text{tɕa}^{53}$	一条	$\text{ɔ}^{53}\text{ta}^{31}$	四根
一条		四根	

3. 拉祜语实词只有部分有兼用能力，且多为名词与动词、量词兼用，动词与形容词、量词兼用。进入句法中充当主语或宾语时，动词、形容词或谓词性短语必须先名词化或名物化才可以。与亲属语言哈尼语、景颇语、载瓦语相比，拉祜语名动同形的情况相对较少。

(二) 虚词的多功能性是构成分析性属性的重要要素

拉祜语虚词系统中，有的一种语法形式对应多种语法功能，是为“一对多”。如 tha^{31} 的语法功能有宾格标记、差比标记、随同格助词、小句宾语标记，在被动式中强调受事、兼表“被动”义，还大量出现在古体诗歌的对偶句中。有的一种语法功能对应多种语法形式，是为“多对一”。如宾语标记有 tha^{31} 、 a^{31} 、 ɔ^{31} 三个、话题标记有 le^{33} 、 qo^{33} 两个、比较标记有 tha^{31} 、 qho^{53} 、 xo^{35} 、 $\text{qhɔ}^{31}\text{no}^{35}$ 、 ke^{35} 、 tɕi^{35} 等。这种兼用性，说明这些助词形式比较自由，能够依附不同句法成分表达语法意义，而不是单一依附一种句法成分。兼用功能越多，越缺少粘附性、专一性，这是分析性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分析性语言缺少形态变化，主要靠语序表达语法语义关系。发达的虚词系统，则与语序形成互补，适应更多的句法语义变化需求。

(三) 各分析性特征构成一个网状拓扑结构的语言系统

一个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其内部机制制约。拉祜语在结构、形式、功能三个维度中，分别形成了三个子系统，并构成一个网状拓扑系统，通过语义场聚合、功能发展演变等呈现空间关系。其中结构系统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是语言的物理属性；形式、功能系统是较抽象意义的，彼此间的对应关系形成网状，并呈等级状态分布。以上各种结构、语法形式、语法功能在系统中占据一个节点，各节点依据语法规则，相互关联相互交叉。

1. 语音、词汇、语法间的结构系统。拉祜语有 31 个声母、32 个韵母、5 个声调^①，其声韵调都不发达，从而大大降低了声韵调等形态变化手段通过排列组合进行表义的空间，因此只能在其单音节属性基础上，通过双音节化、增强韵律特征、大力发展四音格词、扩展虚词功能等策略，寻找扩展语义表达的出路。

词法对句法也有制约作用。拉祜语宾谓同形不发达，与其重叠手段也不发达有关。我们考察了拉祜语各类实词重叠情况，发现拉祜语单音节可重叠的词类不多，只有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可以无条件 AA 式重叠，表示性状程度的加深。其他词类重叠需要条件。如名词重叠要加中缀，表达反身义、类别义；动词重叠要在中间加入 pv^{31} ，表示反复义；不定量词 $a^{31}tci^{35}$ “一点儿”可以重叠后一音节， $a^{31}tci^{35}tci^{35}$ “一点点”，表示减量。正是受重叠手段不发达制约，拉祜语的宾谓同形也很不发达。

2. 语法范畴、语法形式间的系统。在这些网状功能系统中，各语法形式对应的语法功能，既各司其职、各自为政，又此消彼长、功能互补，有的还出现功能交叉。以话题标记为例。拉祜语有话题主标记 le^{33} 和话题次标记 qo^{33} 两类。 le^{33} 使用广泛，已无实在的语义，能对多种成分进行话题化，能做关联标记； qo^{33} 语义上具有时点副词“就”的语义特征，语法上具有句法承接功能，使用范围和频率都低于 le^{33} ，语用上具有话题标记的特征，但只用在表示时间、地点的语域式话题结构中，表示上下文间明显的逻辑关系。根据李春风（2015），二者的多功能语义模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le^{33} 、 qo^{33} 多功能语义模式

	副词	关联 标记	话题 标记	连谓 标记	工具格 标记	状语 标记	补语 标记	判断 标记	连词	语气词
le^{33}	-	+	+	+	+	+	+	+	+	+
qo^{33}	+	+	+	+	-	-	-	-	-	-

如表 1 所示， le^{33} 的兼用能力超过 qo^{33} 。10 种语法功能， le^{33} 的兼用数量有 9 种， qo^{33} 有 4 种。即使相同的功能，兼用能力也有强有弱。如二者在作关联标记时， qo^{33} 连接关系复句的能力超过 le^{33} 。其关联功能语义模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le^{33} 、 qo^{33} 关联功能语义模式

复句类型	因果	选择	并列	连贯	假设	条件	转折
le^{33}	+(说明)	+	+	-	-	-	-
qo^{33}	+(推断)	+	-	+	+	+	+

从表 2 可见， le^{33} 用于大部分话题结构中， qo^{33} 多用于时地语域式话题或具有话题语义特征的复句小句中。这与拉祜语的超分析性特点有关。分析性语言的语法特征之一是助词发达。拉祜语助词发达，并且在句型中具有重要的语法作用，产生了大量多义词，形成了各自的语义场，表现出语法语义多功能性的特点。在这个语义场中，从认知上看，会有一个“原核”语义，其他语义以该“原核”语义为中心，或远或近，进而形成了语义等级。从语义语法功能扩展来看， qo^{33} 之所以能够行使话题标记功能，是由于 qo^{33} 与 le^{33} 的语义、句法多功能重叠

^① 有的学者记成 7 个声调（常兹恩 1986），是将两个紧音记成两个促声调。

交叉引起的。

我们根据二者的语义场绘制一个语义扩展途径图形。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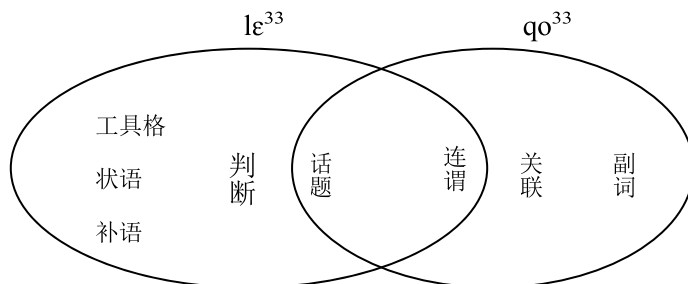


图 1 qo^{33} 与 le^{33} 语义场扩展途径图形

从图 1 可见， le^{33} 与 qo^{33} 在功能扩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了各自句法功能的强和弱。其中二者的连谓标记功能势均力敌，可无条件互换，不影响句义，处于功能重叠的中心；前者的话题标记功能较后者强；后者的关联标记功能较前者强。据此，我们推断，连谓标记是二者语义功能重叠的核心。话题标记功能是 qo^{33} 向 le^{33} 功能扩展的结果。即 le^{33} 的话题功能处于其“原核”位置， qo^{33} 的语义功能越是扩大，越是接近 le^{33} 的“原核”，二者在“原核”处发生临界交叉，从而产生了话题标记语义功能的部分交叉、部分互补的状态。而关联标记则是 le^{33} 向 qo^{33} 扩展的结果。即 qo^{33} 的句法连接功能和复句标记功能较强大，处于“原核”位置， le^{33} 向 qo^{33} 扩展过程中，与其部分复句的小句标记发生临界交叉，从而也产生了二者复句小句的连接功能的交叉互补状态。

七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对拉祜语的类型属性，我们能够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1. 在藏缅语族分析性语言中，拉祜语属于强分析性语言。主要依据是现形态变化数量少，语序固定，虚词系统功能比较强大，在语言类型的连续统中，其分析性程度非常高，极接近典型分析语（孤立语）一端。

2. 拉祜语的几个分析性特点是相互制约的，构成一个网状拓扑结构系统。在这个网状拓扑结构系统中，各节点所对应的语法形式和功能受该结构系统制约，沿着各自轨迹发展演变，这是一个动态过程。

3. 从发展趋势看，拉祜语的分析性属性越来越强。表现在：少数屈折式残留有进一步脱落或被取代的趋势；有双音节化趋势，并大力发展四音格词；有的格助词句法功能减弱，语序表示句法语义关系的功能越来越强。

参考文献

- [1] 鲍善淳. 1990.《汉字字义类化初探》，《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第 2 期。
- [2] 常玄恩. 1986.《拉祜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黄布凡主编. 1992.《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4] 李春风. 2012.《邦朵拉祜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5] 李春风. 2015. 《拉祜语的话题标记》, 《民族语文》第5期.
- [6] 李春风. 2016. 《拉祜语话题标记的多功能性》, 载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庆祝戴庆厦教授80寿辰文集》第219-232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7] 刘劲荣. 2010. 《拉祜语四音格词》,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8] 孙 艳. 2005. 《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9] 王洪君、富 丽. 2005. 《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 《语言科学》第4期.
- [10] 王 力. 2015. 《汉字的形体及其音让的类化法》, 《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11] 徐铭轩. 1994. 《汉语“类化”试说》, 《中文自学指导》第5期.
- [12] Whaley, Lindsay J. 2009. 《类型学导论——语言的共性和差异》,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13] Matisoff, James A. 1982. *The Grammar of Lahu*.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e Analy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Systematicity of the Lahu Language

LI Chunfe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rpholog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naly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hu language, which can be summed up as in the following: meager in morphological changes; strong in monosyllabicity; developed in functions of function word system; fixed in basic word order, with variations in word order realized mostly by means of function words; and categor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serving as two important means for expanding semantic functions. These traits constitute a topological spatial structure network, which constrains each of its nodes,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grammatical forms or functions evolving along their own paths respectively. Monosyllabicity i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attribute, constraining all the other analytical features, and multifunctionality of function words figures a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analytical attributes of Lahu.

[Keywords] the Lahu language analyticity monosyllable function word systematicity

(通信地址: 102206 北京 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

【本文责编 普忠良】